

非洲人对于中非关系的 的认知^{*} (上)

沙伯力^{**} 严海蓉^{***}

近十年来,中国与非洲之间的联系迅速加强,而对于非洲民众对其国家与中国之间关系看法的推测也众说纷纭。中非之间的联系是多方面的,非洲人经常谈论的话题包括:非洲原材料出口换取中国产品的进口;中国在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向非洲的移民,以及中国与非洲在与西方势力的一些分歧事件上的联合,等等。

我们曾经对中非关系中的独特性及西方媒体对中非关系负面描述的政治背景进行过分析。^①在本文中,我们以调查研究的数据为依托进行论述。这些数据来自一家美国专业调查公司在非洲多国进行的问卷调查,一名喀麦隆研究员在本国的问卷调查,还有我们在9个非洲国家对2000名大学生及教职员工进行的问卷调查和访谈。通过这些调研数据,我们推断出影响非洲民众对于中非关系看法的有关因素。

当然,这些调查研究也有局限性。这些调查研究的规模和范围不同:一些随机抽样的问卷调查仅在某一非洲国家内进行;最大型的调查却覆盖了约1/5的非洲国家。我们自己的问卷调查仅在非洲一些大学内进行,尽管在调查范围上存在明显局限,在大学的调查能够传达一些非洲知识分子,以及准精英阶层的想法,同时也是跨国比较研究非洲人观点的相对罕见的例证。^②此外,我们调查的内容不仅仅局限于同类调查问卷中涉及的常见问题,还包含了许多国际上关于中非关系言论的焦点话题,以及一些之前从未进行过有关这类主题问卷调查的国家,如处于国际舆论中心的非洲国家赞比亚。

我们从这一系列问卷调查中得出3个结论。首先,所有调查一致显示,非洲人对中非联系的态度远不像西方媒体描述的那样具有负面性,^③但是也不像一些中方资料所暗示的那样积极。相反地,我

* 感谢协助我们进行问卷调查的非洲相关大学的下列人员。我们认为他们也是本文的合著者: [苏丹] 穆斯塔法·阿卜杜拉 (Mustafa Abdallah), [苏丹] 阿里·阿卜杜拉阿里 (Ali Abdallah Ali), [埃及] 绍鲁克·阿里 (Shorouk Ali), [埃塞俄比亚] 库鲁维拉·马特维希 (Kumwila Matthews), [赞比亚] 蒙加·蒙巴 (Monga Momba), [肯尼亚] 斯特拉·阿姆阿亚 (Stella Amuhaya), [尼日利亚] 奥鲁舍伊·奥杰昆勒 (Olushayi Ojokunle), [南非] 约恩·帕克 (Yoon Park), [加纳] 迪佐兹·齐卡塔 (Dzodzi Tsikata), [博茨瓦纳] 利兹维蒂·图瓦内 (Letšwiti Tuwane)。感谢香港政府特区研局对本课题的慷慨资助 (项目登记号: HKUST6422/05H)。因版面有限,部分数据和分析无法在此全部呈现。有兴趣的读者请和我们联系 (ssyh@inet.polyu.edu.hk) 我们愿提供全文。

** 沙伯力 (Barry Sauman) 系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政治学者、律师。

*** 严海蓉系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部的人类学者。

① 参见巴里·索特曼、严海蓉:《友谊与利益:中非关系的独特性》,载《西亚非洲》2007年第4期,第55~61页; Barry Sauman and Yan Haijiong “Forest for the Trees? Trade Investment and the China-in-Africa Discourse”, *Pacific Affairs* Vol. 81, No. 1, 2008, pp. 9-29.

② Similarly, a survey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 Nigeria that found that between 1973 and 1995 popular priorities had shifted from favour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favouring democracy is said to have nevertheless produced a “fascinating finding” Michael Bratton et al., *Public Opinion, Democracy and Market Reform in Af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54-55.

③ See Serge Michel “When China met Africa”, *Foreign Policy* 1 May 2008, pp. 38-46. See R. W. Johnson “China’s empire-builders sweep up African riches”, 16 July 2006. See Robyn Dixon “Africans lash out at China”, 6 October 2006.

们发现：非洲人对待中非关系的态度是不断变化和相当复杂的。受访者普遍避免一种两极化观点：即使受访者对中非联系大体持积极态度，他们仍不否认双方在某些领域上的冲突；即使受访者总体上对中非关系持负面态度，他们也对中非关系中一些有利的方面表示认可。其次，西方媒体一向认为只有非洲统治精英对中非联系持积极态度，这与我们问卷调查的结果不相符。最后，基于调研结果，我们发现在以大学为基础的受访群体中，他们的国别成为决定他们对中非联系态度的主要因素。相比之下，除性别以外的其他社会因素，都对我们的调查结果影响甚微。

除了调查非洲民众对中非联系的看法，我们也探索非洲民众产生这些看法的原因。我们认为，对非洲民众的态度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非洲各国有关中非关系演绎的政治话语。在不同非洲国家，统治精英和反对派精英对如何诠释中非联系可能有分歧，但也可能意见一致。在多数情况下，具体国家有关中非关系的政治话语与中国在其国内的实际活动情况关系不大，而是取决于国内政治家在精英内部政治竞争中是否利用“中国问题”来占取优势。部分民众可能对一些具体问题，如中国人的相互商业竞争或劳工关系等有所不满，但社会上并没有一个总体的“中国问题”，直到国内政治家把它制造出来。在此过程中，媒体始终扮演一个辅助角色，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非洲大众认知的形成。

赞比亚和苏丹是我们调查中的两个极。这两个国家与中国都有大量贸易往来，国内也有大量的中国投资项目。因此，我们对赞、苏两国进行了最广泛的实地调查。我们认为赞比亚人可能更易对中非关系产生偏见和误解，其原因是：首先，赞比亚国内最大反对党将中非联系作为党派竞选的议题之一；其次，西方媒体在赞比亚具有普遍的影响力。与赞比亚民众相比，苏丹民众对中非联系的态度显得比较积极。这主要是因为苏丹国内反对党没有打“中国牌”，且西方媒体在苏丹的影响力较弱。

在本文中，我们首先会讨论一些未受到关注的随机抽样调查结果，尽管这些在多国或单一国家进行的调查问卷可能覆盖相同的受访者。随后，我们会以自己问卷调查的结果为基础，解释不同国家受访者产生认知差异的原因。最后，我们将分析这些发现对于国际研讨及未来中非关系研究的重要性。

多 国 随 机 调 查

尽管非洲人已对中非关系有所研究，^①但直到最近都没有非洲人对中国认知的系统调查。在2006年底的一次论坛上，前美国驻埃塞俄比亚和布基纳法索大使大卫·西恩（David Shinn）曾质疑“关于非洲公众对中国的印象我们究竟了解多少”^②。当时，尽管存在有关中非关系的轶事类型的报道，但是却没有针对非洲人对中非关系认知的系统性研究。2006年末，第一份与此相关的调查发表，当时正值第三届中非合作论坛举行之际，中非关系再度升温。这项调查在19个非洲国家进行，每个国家抽查1000名成年人的盖洛普民意测验中，有52%的受访者对中国领导人“表示满意”；有60%的受访者对美国领导人“表示满意”，但是还有许多受访者表示“无法判断”。此次调查还发现，受访群体越年轻，对中国领导人的支持度就相对越高。2007年的“皮尤全球民意调查”包括了10个非洲国家，在每个国家抽取700~1100位成年人，就中、美两国的影响力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在此次调查和我们随后将讨论的其他随机样本调查中，受访者通常都被问及中国和美国对他们国家的影响。除南非外（南非的受访群体主要由居住在城市的白人构成），受访者中对中国印象良好的约为对中国印象不佳的两倍、甚至更多。在科特迪瓦和马里，对中国印象良好的受访者几乎达到了在中国本土调查中93%的比例。在2006年的“皮尤全球民意调查”中，尼日利亚是参加对中国印象调查的唯一非洲

① See e.g. Kwesi Kwaa Prah ed., *Afro-Chinese Relation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Capetown: CASAS, 2007); Fioze Manji and Stephen Marks eds., *African Perspectives on China in Africa* (Oxford: Falmer, 2007); Kweku Ampiah and Samusha Naidoo eds., *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 China and Africa* (Durban: University of Kwazulu-Natal Press, 2008).

② “China’s Africa Strategy: a New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and Diplomacy,” *Carnegie Endowment*, 12 December 2006, <http://www.carnegieendowment.org/events/index.cfm?fa=Print&id=941>.

国家；在当时的调查中，59%的尼日利亚人对中国印象良好；而这项数字在2007年上升为75%。

在整个2007年的皮尤民意调查中，有7个国家表示在经济方面中国对它们影响力最大，其中有5个是非洲国家。4个非洲国家表示，中国对它们在军事方面的影响力最大。没有任何非洲国家对中国表示强烈不满。当被问及中国对它们影响的利弊时，认为有利的受访者比例约在52%（南非）~93%（马里）之间；而认为不利的受访者比例约在5%（加纳）~33%（埃塞俄比亚）之间。

民意调查表明，非洲人对于中国的认识要比对于美国的认识更加正面和积极。当被问及美国对他们国家影响的利弊时，非洲人（除南非外）更多地对中国的影响力表示好感。在坦桑尼亚和埃塞俄比亚，认为美国的影响弊大于利的人数超出利大于弊的人数，但是没有任何非洲国家对中国持类似观点。在其他非洲国家，大多数受访者肯定了美国的影响力，而对中国影响力持肯定态度的人数则更多；在塞内加尔，8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在塞内加尔的角色使事情向良性方向发展。相比之下，只有56%的受访者对于美国的角色持相同观点。有91%的肯尼亚人表示中国对肯尼亚有积极的影响，而认为美国对肯尼亚有积极影响的受访者占74%。

2008年皮尤民意调查包括坦桑、尼日利亚、埃及和南非在内的24个国家。调查者注明调查的时间正值中国发生西藏事件期间、并处于四川地震发生之前，暗示该时间段对中国形象有很多负面影响。然而，中国在尼日利亚正面和负面看法的比例分别为：75%和18%（2007年）；79%和14%（2008年）。在坦桑，正面和负面的看法分别为70%和11%（2007年）；59%和8%（2008年），问卷调查中的排名反而略有提高。在埃及（2007年：65%和31%；2008年：59%和29%）和南非（2007年：44%和47%；2008年：37%和51%），人们对于中国的负面认识则有所增加。

2008年的皮尤民意调查显示，除了中国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巴基斯坦，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3个国家的受访者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受访者，都更加认可非洲与中国实质上是伙伴关系（尼日利亚78%，坦桑尼亚74%，南非53%），而不是敌人或者非敌非友。尼日利亚和坦桑（南非问卷中没有包括此题）在比较中、美“是否愿意考虑他们国家观点”的调查中给与中国高于美国的排名。

除巴基斯坦外，这3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受访者对中国的评价比其他任何国家更加积极。尼日利亚的受访者对中国在他们国家正面影响的评价远远高于其他受访者；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更认可中国的军事力量；但是，南非则以3:2的多数负面看待中国的军事力量。当论及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时，最为乐观的国家中包括：坦桑、尼日利亚和南非。在尼日利亚，有87%的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影响对他们国家有利，而有5%的人则认为不利。

在53%的南非人、87%的尼日利亚人和77%的坦桑尼亚人对中国经济影响力抱有正面看法的同时，只有36%的尼日利亚人、31%的南非人和17%的坦桑尼亚人正面评价美国经济的影响力。在埃及受访者中，有59%对中国印象良好，29%印象不佳；对于美国态度分别为印象良好的22%和印象不好的75%；约有36%的埃及人认为中国是埃及的合作伙伴，24%认为中国是敌对国家；17%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埃及的合作伙伴，39%的人认为美国是敌对国家。在对埃及的经济影响方面，47%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影响对埃及有利，33%认为不利；至于美国，这一组数字分别为10%和49%。

非洲民意调查组织（AfroBarometer）于2008年的问卷调查在20个国家进行，有1.9万多非洲居民受访，是迄今为止涉及最多非洲国家的民意调查。调查的问题是“依您的意见，中国给您的国家带来多大帮助？”提供相应的选择有“什么也没有做”、“没有多少帮助”、“有点帮助”，以及“有很大帮助”。前两个选择表达对中国角色的负面印象，而后两个则表达正面印象。概括来说，正面的回应平均有67%，而负面的有32.7%。以百分率排名，正面回应的国家依次为：莱索托（83%）、贝宁（82%）、佛得角（80%）、马达加斯加（79%）、马拉维（78%）、塞内加尔（77%）、利比里亚（77%）、赞比亚（75%）、博茨瓦纳（73%）、马里（69%）、加纳（67%）、肯尼亚（63%）、坦桑（63%）、津巴布韦（59%）、尼日尼亚（56%）、纳米比亚（52%）、南非（43%）和乌干达（36%）等国。

单一国家随机样本调查

从3个单一国家的随机抽样调查结果看,2006年末,盖洛普在乍得调查了1000名成年人,问及当地人对美国、中国及法国的看法。^①关于对法国的看法,28%的受访者表示良好,54%表示不好;对于中国,52%的受访者表示良好,28%表示不佳;而对于美国,50%的受访者表示良好,28%表示不好。尽管同乍得爆发武装冲突的苏丹与中国关系密切,乍得人对中国的看法比他们对美国要好。^②当被问及对于不同国家国民的看法时,乍得人表示对法国人、中国人、美国人看法不佳的比例分别是53%、24%、29%。受访者表示对法国人、中国人、美国人看法较好的比例分别是约25%、51%、48%。

2007年末盖洛普在苏丹进行了民意测验,受访的地区不包括达尔富尔地区及其部分南部地区。^③受访的1000名苏丹成年人中,有29%对美国看法较好,51%的比例认为不好;有48%的受访者对中国看法较好,26%的人认为不佳。对美国“看法非常不好”的人数比例是对中国的3倍;而对中国“看法非常好”的人数比例是美国的2倍。约有40%的受访者对美国人看法不好,38%的比例认为对美国人看法良好;而对于中国人,这一组比例为21%和51%。调查负责人把中国比美国排名高的原因归结为3点:即美国专注于从政治上解决苏丹达尔富尔以及南部问题;美国对苏丹进行的经济制裁;美国将苏丹列入了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相反,中国近来对达尔富尔问题的参与主要是通过与苏丹建立经济合作关系。

在喀麦隆,一个研究机构(Research Tour Cameroon)对10个城市的各100名受访者调查了有关中国移民的所谓“入侵问题”^④。非洲的中国人口数量的确一度剧增,但是当“中国问题”被牵涉到执政党和反对党的竞争中时,在非洲的中国人数目往往被夸大。^⑤有70%的受访者声称中国人的涌入影响了当地非洲人的正常生活,25%的受访者表示支持中国人的到来,有5%的受访者表示并不在意。有92%的受访者认可中国对喀麦隆在经济方面具有促进作用,例如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只有8%的受访者认为这种关系对本国经济发展不利,81%的受访者欢迎中国产品,主要是因为这些商品与穷人的购买力相符,并且它们有助于当地人经商;有35%的受访者表示价格低廉的中国摩托车为喀麦隆年轻人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当出租司机),有助于降低当地的犯罪率。当被问到本国社会的哪一方在双边关系中获益时,70%受访者认为政府通过向中国政府贷款,从中直接受益;30%认为穷人是中非关系的受益者,因为当地穷人可以购买价格低廉的中国商品。

(责任编辑:安春英 责任校对:赵 苹)

① Megali Rheault “Chadians view US China more favorably than France”, 18 February 2008 <http://www.gallup.com/poll/104404/Chadians-view-US-China-More-Favorably-Than-France.aspx>

② “China Chad Vow to Boost Military Cooperation”, Xinhua 21 September 2007.

③ Magali Rheault “United States China Elicit Different Opinions”, 10 June 2008 <http://www.gallup.com/poll/107785/United-States-China-Elicit-Different-Opinions-Sudan.aspx>

④ Ivo Nkomo “Cameroonian Perceptions of the Chinese invasion”, Africa Files: At Issueazine Vol 6 2007 <http://www.africafiles.org/atissueazine.asp?issue=issue6>

⑤ “China’s African syndrome”, Daily Mail (London), 25 July 2008 (claim of 50 000 in Zimbabwe). But see John Karumbidza “Win-win economic cooperation can China save Zimbabwe’s economy”, in Manji and Marks African Perspectives pp 87–105 (less than 10 000); “Politicians differ over influx of Chinese traders in to country”, Namibian TV 29 January 2007 in BBC Monitoring Africa 31 January 2007 (反对派领袖声称有4万中国人;我们在2008年7月访问当地华人侨领时,他们的共识是4000人)。